

人民詩人白居易

凌風

白居易（772 - 846）字樂天，唐太原人。他自幼聰慧，五歲即能作詩。因為父親逝世，家道不豐，遲至二十七歲，始得應考試，舉為進士。後由翰林院，而出為蘇州，杭州刺史，內調為刑部侍郎，並擢尚書，授太子少傅。退休履道里後，號香山居士。

他雖然歷任官職，但與當時的文人不同，所寫的詩平易近人，不識字的老嫗都能夠懂。他的詩，常寓道德教訓於文藝，譏刺社會病態，諷諫時弊，可以稱為平民詩人。

他的“新豐折臂翁”，是反戰文學的先鋒。開始介紹詩中描述的主角說：

新豐老翁八十八 頭鬢眉鬚皆似雪
玄孫扶向店前行 左臂憑肩右臂折
問翁臂折來幾年 兼問致折何因緣

詩人不是宣揚他自己的意見，而是記載偶然遇到的人，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，你不妨說他是個不名譽的人物；但從這人物的口中，說出一個不平常的故事。

人老了，右臂折斷的殘廢人，坦白的敘述他悲劇的故事。故事發生在詩人出生前二十年，唐天寶十一年，楊國忠憑妹妹是皇帝寵愛的貴妃的關係，當上了宰相。這位既無才，又無德的新貴，除貪污弄權一無所長。為了建立自己的聲威，找個借口要去征蠻立功。那時候，甚麼借口都行，就算是弄蟲吧，那是“集體毀滅性的武器”；邊民為一隻雞，或一頭豬的爭鬥，習慣上叫作蠻夷入侵，也就可以發動征兵，以進行討蠻的戰爭，出師有名，可以發國難財了。

翁云貫屬新豐縣 生逢聖代無征戰
慣聽梨園歌管聲 不識旗槍與弓箭
無何天寶大徵兵 戶有三丁點一丁
點得驅將何處去 五月萬里雲南行
聞道雲南有瀘水 椒花落時瘴煙起
大軍徒涉水如湯 未過十人二三死
村南村北哭聲哀 兒別爺娘父別妻
皆云自古征蠻者 千萬人行無一回

今天的八八衰翁，說到六十四年前的往事。當年他二十四歲，是陝西新豐縣的一無名青年，他沒有抗議的能力，只有抱“毒蛇嚙腕，壯士斷臂”的精神，壯烈的自殘肢體，逃避兵役。詩人顯然沒有大義譴責他不愛國，畏怯偷生。國家已經被貴戚官僚竊據了，“

愛國”的美名，成了殘害百姓的假幌子，在“一將功成萬骨枯”的動機驅使下，愚昧的甘作無辜的踏腳石，算不得甚麼英雄。

是時翁年二十四 兵部牒中有名字
夜深不敢使人知 偷將大石搥折臂
張弓簸旗俱不堪 從茲始免征雲南
骨碎筋傷非不苦 且圖揀退歸鄉土
此臂折來六十年 一肢雖廢一身全
至今風雨陰寒夜 直到天明痛不眠
痛不眠 終不悔 且喜老身今獨在
不然當年瀘水頭 身死魂飛骨不收
早作雲南望鄉鬼 萬人塚上哭啾啾

逃避入伍的老人，不恥自己的畏怯，慷慨也悲哀的述說自己智慧的決定。我們想見他撫著俊美玄孫的頭，仿佛說：你的父親，祖父，曾祖父，繁衍了三四代，開發了土地，增加了農產，滋長了經濟，都是因為我這條右臂的代價！

正直敢言的詩人白居易，冒著犧牲自己政治前途的危險，記下了假託愛國主義美名，挑起戰爭的罪孽：

君不聞
開元宰相宋開府 不賞邊功防黷武
又不聞
天寶宰相楊國忠 為求恩幸立邊功
邊功未立生民怨 請問新豐折臂翁

白居易為人正直，忠鯁敢言。他聽了新豐老翁的見證，動了義憤；本來是記事的詩，詩人竟然跳出來作起評論。他不是不知道這樣會損害詩，而且會招怨，但不能不說。

他說到開元時的賢相宋璟，安文求治，愛國愛民。他抑制好戰喜功的郝靈荃，不使他達到升官侵略的目的。唐玄宗將老寵幸楊玉環，封為貴妃；為裙帶關係，“兄弟姊妹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”。貴妃的弟弟楊國忠為相，為了聲望不孚，急圖立功，找機會出兵征蠻。徵兵的辦法是強行抓丁，捉人連枷赴役，前後發二十多萬人民。他不像諸葛亮為國忠心，與軍士同甘共苦，“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”；他只是讓平民屈送死，高官子弟沒有當兵的。這樣，欠缺計畫，供應不足，要未經訓練的百姓，在炎熱的天氣，沒有舟楫渡瀘水，水像沸湯，兵丁在惡濁的水中倒斃，好好的年輕人，有去無返者。天下怨哭，人不聊生。安祿山乘政府失人心而起，人民不是愛安祿山，而是恨楊國忠，紛紛反唐，幾乎推翻了李家政權。

此詩約作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（816年）。

低卑逃役的人，哪能知道上前線的艱苦？今天，科技進步了，戰爭的方式不同了。連美國這樣的國家，遣發去國外打仗的，也少有高級政府官員的子弟，所以受不到好的照顧。他們不過是“以血換油”的籌碼，多犧牲幾個，又有甚麼了不起！被送出去的人，撇妻別離，為“莫須有”而戰，而屠殺同類不同膚色的人，既有良知，心靈能不內疚？所以不僅有數不清的“折臂翁”，是自己傷殘肢體的結果，也有許多自殺的。

有時候當政者聰明，單方面宣佈勝利，趕快向後轉再前進，運氣好活着回到本國的退伍兵，也都變了。有個母親說：“我的兒子去打仗回來，變成了另外一個人！”據調查：有三分之一是嚴重精神失常，吸毒自我麻醉，或竟作出各樣反常的事，傷害別人或自己，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。盼望有人能寫下今天的“新豐折臂翁”故事，給當政的人學些功課。

白居易還有描寫上層社會的詩：

秦中吟“輕肥”

意氣驕滿路 鞍馬光照塵
借問何為者 人稱是內臣
朱紱皆大夫 紫綬悉將軍
誇赴軍中宴 走馬去如雲
樽壘溢九醞 水陸羅八珍
果擘洞庭橘 鱠切天池鱗
食飽心自若 酒酣氣益振
是歲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

這樣盛大的“軍中宴”，是怎麼來的？

春秋時，開始有以權臣監軍；漢以後沿用，有時以御史監軍。唐開元時，開了以宦官為監軍的例。因此，軍事領袖要看內臣的顏色，內臣就影響軍隊系統。內臣近“天顏”，當然會關係皇帝將領們的寵眷前途；軍門是最有錢的機構，皇帝要買將領的忠心，國防預算佔了國家開支最大的項目。誰要反對出錢就是不愛國，那還了得！不過，有了錢是一回事，怎樣支配是一回事，不一定落到兵卒的身上。將軍們和宦官們，在歌舞歡樂，慶祝甚麼領袖就任，享受山珍海味，美酒佳餚，食飽酒酣；他們吃喝的都記在軍事預算上，實際上是民脂民膏，老百姓的血肉，連骨頭都啃光。加上遇到連年旱災，人民給餓到枯瘦，活不下去，到人吃人的悲慘地步。

這種內臣和軍頭們自肥，不管人民死活的情形，不讓唐人專美，似乎是宇宙性的，今天仍然如此。

今天的大國防企業集團，仍然是最富有的，武器消耗折舊，幾乎是無帳可查，更驚人的，是遇到戰爭，可以大傾銷，有誰知道？而小卒子呢？被騙去解放甚麼地方，卻不保證敵國的人民會

捧鮮花歡迎；打了三年的仗，才發現血肉之軀缺乏保護！錢花到哪裡去了？這豈不是白居易筆下的寫照嗎？

如此不知避忌的文人，能夠生存，能夠不被整肅掉，仿佛有些像奇蹟。可是，他深入的思想，淺出的才華，卓然不群，上得皇帝的欣賞。中間階層呢？他有的是文人朋友，像元稹，還作到同宰相；而那時當政的高幹們，也是能寬容，有品德的人物。他更有廣大的平民群眾，喜愛他，擁護他；他的詩寫得很多，在他致元稹（微之）書信中說：“自長安[首都]，抵江西，三四千里，凡鄉校，佛寺，逆旅，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題僕詩者；士庶，僧徒，孀婦，處女之口，每有詠僕詩者。”

據說：遠至雞林國（朝鮮的古名）的首相，也愛讀白居易的詩，願意以百金易一篇。這樣的詩人，在朝中作個點綴，表明大唐到底還是尊崇文化，豈不該算是為國爭光的事？

白居易仿佛是當時的“詩御史”，享有言論自由，甚至敢於反戰，反貪，反豪門，連現代“富叫”（不是窮叫）自由的美國，也不得不嫉妒，尊敬他。

但今天的平民詩人白居易在哪裡？古詩人稱為“先見”；今天的基督徒文人領袖當中，不缺乏“太監神學家”，在為當權者捧場，難道就沒有人肯為人民講話？

願今天興起平民詩人，作啞巴的口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